

穿插於一個個盛滿不同顏料的筒子，衣服、手腳，甚至是臉上都沾染上顏料的Aelita翩翩起舞，有節奏地揮動手中的顏料瓶，用灑落在大型畫布上的顏料暈染出絢麗多彩、變化多端的抽象圖案。年僅10歲的抽象派藝術家Aelita Andre是澳俄混血兒，她年紀輕輕便一鳴驚人，兩歲時就舉行首個個展。2011年，她在紐約舉行個展，作品7天內全部售罄，平均每幅作品價值逾一萬美元。於意大利雙年展中，她更獲「達文西獎」。此外，她是於俄羅斯美術博物館舉行個展的最年輕藝術家，短短5年時間內，已在澳、意、英、美、俄和中國等地舉辦展覽，也曾被多個外國著名報刊電台報道過。

早前她應「Roche Bobois藝術·生命1周年慈善品味大派對」之邀請來港，重新設計Roche Bobois簽名式設計「Mah Jong梳化」，並會將作品慈善義賣，籌得善款將全數捐贈，推動醫院藝術在香港的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淦 圖：受訪者提供

# 抽象表現主義

# 天才畫家 Aelita Andre 詮釋大自然的神秘魅力



作品反映了Aelita心中的烏托邦。



Aelita常利用潑彩、滴彩及狂草等技法，並試驗不同顏料的摻合。

記者來到採訪Aelita時，Aelita正攤倒在工作間的地上酣睡，被記者這個不速之客吵醒。睡眼惺忪的Aelita告訴記者，她9個月大時就已經開始畫畫：「爸爸以前也會問中畫畫，把畫布留在地上，我還沒學會走路，就已經開始在那些畫布上畫畫。」她創作的宗旨是「偶然性」、「意外」及「潛意識創作」等，常利用潑彩、滴彩及狂草等技法，並試驗不同顏料的摻合，揮灑顏料時亦會受音樂及「不由自主」的身體舞蹈驅動，因此其作品經常被藝評人拿來與達利、波拉克及畢加索等人的抽象表現主義及超現實主義畫風相提並論。

被問到她的抽象風格從何而來，外表一臉稚氣、但說起話來卻頭頭是道、同時操一口流利俄語及英語的Aelita說：「我沒有選擇過我的風格，是這個世界的不確定性選擇了我的風格。」至於她的創作靈感和主題，Aelita則說：「我很喜歡在戶外嬉戲，與大自然、動物接觸，平時喜歡騎馬，家中也飼養了很多小動物，包括白兔、倉鼠及烏龜等，所以我的思考和創作都是由宇宙及大自然誘發。」本身是果食主義者，只吃白麵包、白飯和意粉，轉了5次學校後發現缺乏彈性的學校教育並不適合自己，選擇在家自學的Aelita平時喜歡看BBC的紀錄片，尤其是著名自然主義者艾登堡爵士的《生命》系列。一提起他，Aelita就激動地表示：「他是我的搖滾巨星！」

### 與自己作品情同手足

Aelita之後向記者介紹她這次經已花了三日三夜創作的新「Mah Jong梳化」。

原裝的「Mah Jong梳化」可以按個人喜好隨意改變形態，既可以作扶手椅、梳化，也可以作睡床，其功能及形式上完全自由的設計風格與Aelita打破常規、率性隨意、追求偶然性與不確定性的抽象畫風不謀而合。「這張梳化就是我的畫布。梳化本來的顏色是白色，但我把黑色塗上去，以黑色作為我畫布的底色。黑色是宇宙的颜色，給人浩瀚無際之感。」瞥見梳化被潑上五彩繽紛、天馬行空的抽象圖案，Aelita解釋：「梳化背就像一個懸崖峭壁，從峭壁上流下來的是彩虹色的瀑布，一直流到彼岸的美好世界。」Aelita在她其他作品都經常加入一些立體物件，使她的作品除了「看」得到外，也「觸」得到。

這一次，她在這個彼岸的「世外桃源」擺放了一些恐龍小模型。「因為我想展現一個在時間上是永恒不朽、在空間上是無窮無盡的世界，所以連遠古及未知的生物也出現了。」除了恐龍外，Aelita也加入了飄零的樹葉及郁蔥的樹木，但其中一棵樹卻被連根拔起，倒塌下來。Aelita解釋：「這不是我的想法，是我畫作中那個世界決定讓它倒下來，所以對我來說完全是一個意外。我的畫作有她們自己的獨立生命，她們就像我的姊妹一樣。」除了彩色瀑布及立體模型外，梳化上還有兩個比較別致的圖案，其中一個是Aelita的掌印，另一個是蛇形狀的漩渦。「掌印將我的靈魂與我作品中的魔幻世界盤繞在一起。那個漩渦則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島嶼。」

這個設計反映了Aelita心中的烏托邦。



Aelita在作品上擺放了一些恐龍小模型。



Aelita以黑色作為梳化的底色。

她說：「我想住在一個杳無人煙的美麗世界，這個世界沒有人砍伐樹木，沒有人燃燒煤炭，萬馬奔騰、枝繁葉茂。我不喜歡城市的生活，我想和我們的祖先即野生動物住在一起。我總是透過藝術創作表現一個遠離塵囂的國度。」

### 堅持隨心所欲創作

Aelita表示，她創作時不喜歡用畫筆，而是喜歡用其他工具輔助，甚至用手或直接將顏料從瓶裡倒到畫布上：「畫筆會限制了我在畫布上自由自在的運動。」她即席示範如何用地受鋼索之都(String City)概念啟發的技法創作，只見她不加思索就拿起盛滿顏料的木匙，

靈活地傾瀉出如春蠶吐絲般的線條到梳化上。另外，她又喜歡在載歌載舞的狀態下創作：「我在家中創作時會聆聽着我錄下來的大自然樂章，在鳥語花香的意境下邊舞邊潑彩。」雖然這次不是在自己家中的畫室創作，但Aelita依然會在腦海中演奏着類似的旋律。另外，雖然Aelita以抽象畫為主，但她的寫實功力同樣了得，更只憑腦中對馬匹形態的印象就可以在記者面前即興創作。不消一分鐘，一匹栩栩如生的駿馬就躍然於紙上。僅僅10歲之齡就已經風雲畫壇，Aelita對於這些美譽卻不以為然，完全沒有年長畫家的壓力：「我只是想在自己的『魔幻畫室』(Magical Studio)畫出自己的喜悅。」

# 聖彼得堡「掃」故居手記(中) ——國家文學紀念館

設立紀念館的基本條件是該作家一般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其故居本身保護完整並且未曾轉手他人或被政府強佔；或者作家在此地的居住時間較長並在此作出了重要的文學貢獻等等。這種紀念館不但恢復了作家生前居住的原貌，還展出作家的珍貴照片、手稿、書信及其作品在世界各地的譯本等，甚至提供學術研討的場地。

俄羅斯故居紀念館的標配有：售票處、更衣間、主人居室(展廳)和老奶奶。進門先買票，但憑學生證極為便宜甚至免費。然後換鞋套，十年前各類故居都提供一種極其寬大的拖鞋，亞洲人腳小，一般都是一邊參觀一邊不斷地提鞋，這次去彼得堡的幾個故居都是提供一次性鞋套，不知莫斯科情況是否改善了。換鞋之後存外套，凡是外套必須存，這也是俄國所有室內公共場所的規矩。

之後就可以愉快地參觀了。每一座紀念館的老奶奶都是那麼熱愛她看守的故居主人。她們用慈祥而警覺的眼神一直盯着你的後背，隨時準備回答關於故居的任何問題。我參觀莫斯科的普希金故居時，因為第一次看到普希金的真實畫像，感覺離教科書上的美化版標準像差了不知道幾個等級，便脫口而

出：「普希金原來長得不行啊！」老太太立刻不高興了，但估計她內心也承認小普的確顏值有限，停頓了一秒鐘後說：「可是你看，他的身材多麼健美啊！」

### 「身材健美」的普希金



托爾斯泰、契訶夫和茨維塔耶娃的故居也都屬於這樣的標配，此處從略。下面這個，極具社會主義特色，要多說兩句。

高爾基的獨棟洋樓外表絢麗、內飾豪華，卻沒花國家一厘錢。洋樓原主人利亞布辛斯基，正宗俄國王室後裔、俄羅斯19世紀最有名的企業家、銀行家、收藏家、科學與文藝事業的贊助人，和他的兄弟謝爾蓋一起創辦了莫斯科第一家汽車製造廠。1900年，26歲的利亞布辛斯基請莫斯科最有名的建築師謝赫傑里為他修了這座極具現代風格的超豪華公館。大理石樓梯是俄國當時最著名的現代派畫家弗魯利利參與設計的，照明燈叫「美杜莎」。十月革命後，利亞布辛斯基匆匆攜妻兒移民意大利。1925年蘇聯政府將其公館收歸國有，1931年「分配」給了從意大利回來的馬克西姆·高爾基。

從此以後高爾基的物質生活再也不「орький」(音：高爾基，意：痛苦的)了，然而內心可能並不平靜。木匠出身的高爾基據說並不喜歡這座頗具現代風格的房子，但還是默默住了進去，也從未明確表態是願意還是不願意。羅曼·羅蘭在著名



高爾基故居



高爾基住宅樓梯，弗魯利利設計。

的《莫斯科日記》中提供的證據是，高爾基的狀態確實跟房子的氣質很不搭，有一種「彼此不喜歡」的感覺。普通群眾也寫信給高爾基，勸他不要住在這樣的房子裡，原因是「走資派」的房子配不上高爾基同志高貴的無產階級出身。高爾基於是在報紙上公開聲明他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自己的私宅。當然，沒有私宅又只能讓他繼續住在這棟房子裡。據某作家回憶，有一次一個馬屁精在這棟「公家」的豪宅裡向高爾基舉杯，說「祝主人健康！」高爾基當時就翻臉了：「你說誰是主人？誰？」

而深受西方建築新思潮影響的建築師謝赫傑里在十月革命後卻並未移民，他認為社會主義新國家繼續設計房屋。不過社會主義國家表示並不需要他的封建主義加資本主義才華。老謝拖家帶口被政府從自己家裡趕出來，住在花園大街上臨時搭建的棚子裡，最後在乞討和飢餓中結束了一生。

故事的結局令人唏噓：皇族資本家利布亞

辛斯基革命前便是科學與文化藝術的贊助人，十月革命後離開社會主義蘇聯流亡至意大利，騰出現代主義風格的公館贊助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高爾基；無產階級流浪兒高爾基以「痛苦」為筆名、以「人間」為「大學」、以社會「底層」的生活為創作主題，從意大利回到蘇聯，最後住在資本家的豪宅裡思考人生；在舊社會為別人蓋了無數豪宅的建築大師謝赫傑里餓死在新社會的大街上……

俄羅斯最大的搜索引擎介紹高爾基故居時有這樣一段話：

「如果你不想長時間在裡頭參觀，那就坐在利布亞辛斯基家的院子裡喝喝咖啡，看看這棟房子美妙的建築風格吧。」

原來每一棟老房子背後，都有一個(或若干)充滿悖論的故事。

作者：孔朝暉(雲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俄羅斯文學與文化方向博士，目前在聖彼得堡國立大學訪學。)